

# 编委会

编委会主任：刘绍棠

编委会副主任：单霁翔 何卓新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划）

马玉田 方顺景 许金和

任德山 陈果 赵金九

赵珩 舒乙 管桦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初渡/毛志成著. 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7  
(京味文学丛书)  
ISBN 7-5402-1058-3

I. 初… I. 毛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409 号

责任编辑:李艾肖  
封面设计:阙明  
责任监制:马洪波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 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 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290千字  
1997年8月第一版 1997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
印数:8000册 定价20.00元

## 出版说明

北京，是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她不仅有举世瞩目的文化遗存，同时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北京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，他们的创作生活与北京血肉相连，他们的创作思想与北京休戚相关，而他们的作品也成为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应该说，“京味文学”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，什么是“京味文学”？有没有“京味文学”，以及它的涵盖范围等等，历来有着争论和歧议。有关这些问题，尽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是，在北京文学的发展过程中，确实出现了一批以北京为写作背景，熟练准确地运用了北京语言特色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北京人的生活与思想情感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有它们的共性，也有着风格迥异的鲜明个性。这些作品发表以来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读者的喜爱，有的甚至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。为了使读者系统地了解这样一批作品，我们按不同时代和风格选编了十四位作家的作品。

出版“京味文学丛书”还是一个尝试，在同类作家与作品中，还有许多优秀者未能入选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，今后，我们还将不断地丰富这套丛书，尽可能多地收入京味作家的作品。“京味文学丛书”即将出版，我们深切地盼望它能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1997年8月

## 目 录

初渡·····	( 1 )
晔变未遂·····	(155)
京郊小镇风情·····	(200)
聪明误·····	(288)
落花时节又逢君·····	(348)

初

渡

——  
京郊旧事

## 一、残 灯

一盏特制的佛灯，形状很像个瘦高的“工”字。上面那一横，是灯盏，灯芯像一条刚刚爬上岸的小蛇，头上顶着一小团昏黄的火焰。下面那一横，是灯座，呈“品”字形。

灯是黄铜制作的，出自一家专门制作佛具的作坊。我们眼前这盏灯，至少有二三十年历史，但由于它几乎每天都要被一双枯瘦的、老妇人的手擦拭几遍，所以至今仍是黄闪闪、亮铮铮的。实在说来，它比那一小团芥豆般的灯火还亮些。

昏黄的、幽暗的灯火，把它那吹一口气就能全部驱净的惨淡之光，弥洒在一间散发着霉气的家庭佛堂内。

室外，院外，是一九四六年深秋的夜，漆黑、阴森。

“佛堂”的最尊贵部分是佛龛，立在供案上。这是乌木制品，形状很像一个小门楼。坐在其中的瓷佛，胖胖的，像堆起的

0

0

1

一团肉，肚子是袒露的。眉眼，自然是慈悲的、大度的。那眯眯的笑，像个大傻瓜的笑，又像是憨厚的庄稼佬儿的笑，然而这是超越了人间一切智者、圣贤的佛在笑，是嘲讽的笑，又是宽恕的笑。似乎，在佛看来，数千年发生在人间的凶杀、欺诈事件，血淋淋的战场和腥味刺鼻的阴谋，都无非是慈母眼中淘气孩子的恶作剧，可笑多于可憎。

佛的尊号，谁也说不清。在十个有此佛龛、有此佛像的人家，那垂落在供案前的帷幔上，写的字会有十种样子，例如“青灯古佛”、“南无阿弥陀”、“无量寿佛”、“善财如意佛”……多种多样。

这家供案前的帷幔上，写的字比较含混、模糊：“善至佛至，德在佛在。”

一个瘦小的，虽然年高但心里仍不糊涂的七旬老妇，两千亩土地的拥有者薛门林氏，蜷缩般地跪倒在供案前的蒲团上。

这时，佛堂内有三个人。一个是薛林氏的孙媳——十八岁的梁淑训，来自书香大家的少妇，稳重而严肃。她站在薛林氏的身后捧香而立。因为祖婆今天这场佛事是为她的丈夫禳灾，她也就格外恭敬、笃诚。

薛林氏的身边，并排地放着一个蒲团，上面盘腿打坐着的净藏庵请来的姑子妙爽，她的任务是念几卷经，夜里要宿在佛堂内照料“十个供养”——灯、花、香、烛等物。

妙爽，三十三四岁，面孔美丽而阴冷，但那眼睛喜欢乱瞟，为人家做佛事时脸上总现出一种不耐烦、强为之的神态，使佛性很深的人一眼就看出她的佛心不虔。薛家往日做佛事，如果是男人操办就请湛然寺的圆了长老，那是一位真正的禅宗佛派高僧；如果是薛林氏操办就请净藏庵的住持老尼法水，

那是一个佛性通体的真尼。近日值法水有病，便只好请女弟子代劳。夜做佛事，不得安睡，几个女弟子都不愿去，倒是平日疏懒成性的妙爽，一听说入薛家做夜课，两眼不知不觉地掠过一丝闪光，继之眨了眨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去！省得总唠唠叨叨说我懒！”

老尼法水没有察觉出妙爽的怪异心理，为了搪塞薛家大户，也只好点头了。

话说回来：

妙爽偷眼看薛林氏已经跪好，便闭目合掌，尽量把语调放平静，说：

“薛门林氏于佛前受课，必定要一净六根，佛外无我，才可受宣经一卷……”

薛林氏幼年生养于诗书之家，祖上还出过文举，因此颇识几个字。加上做过不少佛事，对僧尼之语都能听得明白。听妙爽代佛宣旨后，答了一句：

“信妇薛门林氏洗耳……”

继之又颤巍地向佛叩了三个头。

貌似人定的妙爽从眼缝中瞥见薛林氏叩头完毕，复又见她端正跪好，便说：

“静听！佛向你授《净土三经》！昔阿弥陀佛未具佛身时，为‘法藏比丘’，曾发四十八愿，愿愿皆还，方得成佛。我阿弥陀佛曾戒众弟子：‘我建超世愿，必至无上道，斯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！’……薛门林氏，汝家近有灾殃相侵，定是你一世中有欺佛践愿之事……细思！”

此时，在薛林氏眼中，妙爽就是佛的化身。这位佛，不但说的话是责难性的，连语气都是恼怒的，怎不使这位一生笃诚信佛的老太太战战兢兢呢！她自认为一生行善，斋僧济

贫，恩及牛马，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，而她家财产由几十亩地日日积到两千亩，正是她吃斋信佛、广行善事的报应。如今，“佛”竟这样谴责了她，她也实在不能不分辩几句了。只见她又叩了一个头，而且伏下不起，嘴里默叨着：

“佛在上，察暗室、窥人心、犄角旮旯都看得清！信妇薛门林氏代夫育子五十有一年，吃苦尝辛，不敢有一个怨字。佛光普照，草木沾恩，信妇五谷之外未染一荤一酒，斋僧济贫也不敢怠慢。一禽一畜，断不容子孙乱动刀棒。家人上下，从未有克扣钱粮、凌践男女佣人之事。这才赖祖荫，积有地亩二十有二顷，大小房宅四十有七间，槽头也还兴旺，蹄爪二十有八。人丁虽乏，三世也足十有四口……这都是佛光普照，寒宅沾光，信妇未敢一时忘佛……今日祈罪，只为不肖孙——薛枫……”

具有复杂身世的妙爽，和薛家暗有冤仇。她来到薛家做佛事，目的就是要借佛来吓唬这老太太，把她吓得一命呜呼才好。见这老太太如此不服罪，她暗中恨得咬牙切齿，本想甩出几句“佛谴”以震慑她，但听这老太太提出自己孙子薛枫的名字，妙爽不禁心中好奇，暗想：“不知这小东西又闯了什么祸，待我听听再说……”

薛枫，十七岁，县城中学的学生，这是老太太薛林氏的长孙，也是独孙，其余的孩子是几个孙女。

薛枫的生母活着时，一连生了两个男孩都没落住。后来落住的是两个女孩。到生下薛枫时，已是第五胎了，人也到了四十岁。这男孩的存活，对于这个有二千亩土地的人家来说，实在不是无足轻重的了。所以，一向家训很严的薛林氏也不得不在严道之外添些慈道。特别是薛枫生母病亡，续弦胡氏过门之后，连续三胎都是女孩，这薛枫也就越发成了薛



家的命根子了。

为了使两千亩的家业有个不致再夭折的继承者，薛林氏觉得娇养不如佛佑。因此她在薛枫七岁上，狠了狠心，决定让他舍在寺里一年。好在马坊小镇上的湛然寺离家八九里远，住持僧圆了因为频在薛家做佛事，跟薛林氏很熟。多进些布施，再派家人常去探看，孩子是不会受屈的。

湛然寺里，本已苦于差役的和尚们谁也不愿伺候这小东西，倒是因触犯寺规而被罚作灶膳僧的通真，装作一副赎罪的样子跪倒在圆了长老面前说：

“师傅，你不是说俺只是半个和尚，另有半个俗身吗？把这小施主归俺伺候，俺再把他度成半个和尚，也就是度了俺那一半儿……”

圆了有圆了的考虑：小孩子关在寺里不得出，是要憋坏的。幸好这通真是灶膳僧，天天要出去买东西，小孩子得以跟他出去走走，这也免得憋出病来。

那时通真二十多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且又精明，连眼睛都会说话，只是一进寺才装傻气。

一次，通真带薛枫出寺买菜，却拐了一个弯子到一个村里。正是春节之前，这村里的高跷会正在排练。大家一见通真，都一起围上来，左一个“通师傅”，右一个“通师傅”，亲热得很。亲热的目的是要让他“露两下子”。

通真也确实有些见艺发痒了，不一会，他就把布袋子交给薛枫，绑上六七尺高的高跷，系上腰鼓，耍了起来。人们把高桌、板凳搬了过来，激他动动真功夫。通真毫不含糊地做了几个漂亮动作：跨过板凳，腾过高桌，引起了周围人的喝彩。

回来的路上，薛枫满口夸他，并说：“跟你学学这个，当

这样的徒弟，才过瘾！”

通真笑着问：

“你跟着我，是想学秃，还是想学武？”

“当然是学武！”

“你愿拜我这个佛？”

“愿拜！”

“好，拜吧！还得发誓。”

“发什么誓？”

“往后，我就是如来，你就是哪吒。凡事，就是你知我知，泄给别人就遭天雷！”

“好，就这样！”

通真教给了他什么呢？教会了他一些武术和踩高跷，但也教会了他一出寺门就偷偷地吃肉、喝酒。

过了些日子，通真觉得这小徒弟挺可靠，便真地委以重任了。

路过净藏庵门口的时候，通真低声对薛枫说：

“到里头的菜园子中拔几棵菜，见有人追，再跑出来，注意：一定从我身边跑过……”

“好喽！”

薛枫去拔菜，从庵堂里奔出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面孔美丽而阴冷的尼姑。这尼姑追出庵门，本已止步，但一见通真，稍稍愣了愣神，便又追起薛枫来，故意从通真身边掠过。

再一次经过净藏庵门口的时候，通真又换了招数：

“徒弟！进门去撒泡尿，有人追，再出来……”

这一次，追出来的还是那位尼姑，她还是从通真身边掠过。

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薛枫有些好奇了。慢慢地，他还发

现，通真出寺买东西的日子，也一定是那尼姑出庵化缘的日子。而且，这一天通真的安排往往是这样：把薛枫打发到饭馆里去吃肉，他自己却说：“我买了东西就来！”可一等就是好半天。

这一天，薛枫出于好奇，虚应了通真去吃肉。通真刚一转身，他就悄悄地尾随上了。

穿过街，出了镇，通真向镇郊一片高高的玉米棵中走去。薛枫偷偷溜过去，听见玉米棵中有响动，且有女人的笑声：

“……咱们也是在成佛！《大日经》里讲得明白，男的修行，没有女人陪着是成不了佛的！”

通真气喘吁吁的声音：“痛快归痛快，可别拉扯上佛啦、经啦！咱不修行，有人修行。咱是背了佛，可不犯佛……”

“你这个东西，到底是经上的功夫差些！你听，《大日经》里有嘛——‘随诸众生种种性欲，令得欢喜！’‘女是禅定，男是智慧’，‘或于梦寐中，睹见僧住处……女人鲜白衣，端正色殊丽，密亲或善友’……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该玩儿的，佛都玩儿够了！”

“你真聪明，心灵得很……”

“那顶什么用！照样成了秃娘们儿！”

“不过，倒混了个挺好听的法号——妙爽，嘻嘻……”

对这种男女之事，七岁的薛枫是不懂的。不过，由于在家中自幼看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冰冷面孔，在这个家庭中几乎听不到人们纵情的笑，以及由两个以上的人构成的亲热谈话，所以，就是在街上见到两个人热热闹闹地说些什么，薛枫也往往被吸引，凑过去，像是看什么诱人的戏。

不一会儿，酒香飘了出来。薛枫拨开几株玉米，蹭得更近，他从越来越稀疏的玉米棵的缝隙中一看，两个光光的头

紧紧贴在一起，一瓶子酒也在两张嘴中轮番享用着，在两个人面前的地上，放着一张油糊糊的纸，上面是几条鸡腿。

小孩子薛枫只把这两个人的亲昵当成小孩子式的友谊，甚而有些小妒嫉，心中想：“哼！只顾你们玩儿，不带我玩儿……”

淘气的薛枫偷偷往他们头上投着小小的土块，几乎只有几秒钟，薛枫的两条小胳膊就被四只粗大的手抓住了。薛枫喊着：“不带我玩就不带，干嘛扭人！”

尼姑的两眼一下子红了，咬着牙问通真：

“这就是薛家那小东西？——你心里要是有我，就把他给我活瓣了！让他家绝根！”

通真反倒松了手，笑着说：

“那又何必！小孩子嘛，谁给他肉吃他就给谁当儿子！”

妙爽这时却抓住了薛枫，通真把妙爽的手扯开了，非常亲热地拍着薛枫的脑袋说：“谁说不带你玩儿？你看，还给你留着肉呢！来，吃吧……”

妙爽在一边喘着气，死盯着薛枫。

通真拍着薛枫肩头，指着妙爽说：

“你不认得她吧？她是活菩萨下凡！跟你说吧，你要是认了她为干妈，就永远长生不老啦！不过，见了真佛出世，可不兴对人说，啥时候对人说，啥时候死……”

“我干嘛要对人说？”

妙爽逼进几步，两眼放着冷光，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不对人说？”

“说了，你们就不跟我玩儿了！家里把我领回去，憋死人……”

妙爽对薛枫这几句话倒很感兴趣，问道：

“你奶奶那老东西不是挺疼你吗？”

“哼！连肉都不让吃，恨不得让我喝白开水活着……”

“你爹那土耗子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他的脸总跟冻了的地一样，离他一丈远就浑身发冷……”

妙爽使劲运了运气，才作出了笑脸，一把将薛枫搂在怀里说：

“这几句话倒象我儿子！我这个菩萨，才是真菩萨！你奶奶请到你家做佛事的那些秃东西，没有一个是她娘的真佛！往后，你要是听我的——”

通真一下子将薛枫扯过来，笑着说：

“还不快跪下！听菩萨跟你宣经！”

说着，把薛枫轻轻搥倒，让他跪下。

妙爽冷笑着说：

“小子你记住：象你奶奶、你爹那样的佛奴才、土耗子，从别人手里赚受了二十顷地又他娘的吃斋修行，不会享用，这辈子算是他娘的白活！活活糟踏了那堆产业！小子，长大了可别这么傻！有啥福享啥福，三天把产业花光也值得，算是没有白来一世！有本事当皇上，娶十八房媳妇；凡是福气事，甭管它是吃、喝、抽白面儿、下窑子，都沾沾，那才是当了真佛！”

通真的脸上有些恐惧之色，一个劲地向妙爽投眼色示意。但妙爽毫不顾忌，继续向薛枫问道：

“小子！你觉得我这个菩萨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的……我愿跟你们一块玩儿……”

这是薛枫的心里话，他从心里觉得，听这些话比听奶奶那些“非礼勿……”的家训要舒服多了，比看父亲那沮丧阴

郁的脸更畅快。

妙爽不傻，保密的要求还是不能忘的，而且把犯律的后果说得异常可怕，下十八层地狱、下油锅、下饿鬼司的话全用上了。

此后，通真也着实教起薛枫武术来，跟他一起偷偷吃肉饮酒的事也就更多。通真知道，必须让这小东西感到跟自己在一起有乐趣，他才会听他的话。

慢慢地，这小东西越来越有了大用——至少是能干传递消息、站岗放哨的事了。有一次，男僧女尼在树林中苟且，薛枫站在林外放哨。恰遇三个小男孩要进林中采蘑菇，薛枫喝住他们。内中有一个较大的不服，带头和薛枫顶撞起来，及至发展到厮打。薛枫跟通真学了武，此时正要试艺。他虽然脸上被抓破了几道子，但还是把那三个小孩打跑了。

通真在领他回来的路上，一个劲儿地夸他：

“嘿！够个将才！人活在世上，就得有个侠义劲儿，有个威镇一方的派头儿！生来软胎子，不如猪狗……”

这给薛枫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从未有的甜美感，也在他心中潜入了最初的尊严感：仗义。

一年到期，薛枫被领回了家，先入村中书塾，后到龙河对岸驻马坊上小学，十三岁开始便到县城麻席镇去读寄宿中学了。

老实说，薛枫从寺中回到家中，感到乏味极了。

头一条就是合家不吃荤，一律食素。虽然炒菜时可以放多多益善的香油，蒸好的馒头必须用香油炸过才能端到桌子上来，但就是不沾一星荤食。不但忌肉食，连葱、蒜、芥都忌。至于烟酒，更不用说。反倒是在过什么节的时候，长工、下人的饭桌子上添些酒肉。这绝不是薛林氏出于对长工、下

人的尊重，恰恰相反，她认为这些人是不配修行的人。

薛枫吃饭时觉得口中淡而无味，变得比一般贫寒之家的孩子对酒肉更好奇、更垂涎。在他看来，这位祖母虽然对他疼爱倍至，但仍不失为天下最可憎的人物之一。其实，他之所以喜欢到村中一些贫寒人家去串门，贪的就是：见了烟抽一袋，见了酒喝两口。谁家打了鱼、摸了虾、捕了鸟，他是一定要把肚子撑得鼓鼓的才罢休。八九岁的孩子，已能抽一袋烟不晕，喝二两酒不吐。醉了就发酒疯，躺在人家炕上翻着眼珠子说：

“哼！守着两千亩地，不吃肉、不喝酒！活个什么味儿呀！等我将来当了家，哼，定要卖一顷地开个烧酒作坊，再卖一顷地开个汤锅（屠宰场），天天摆大宴！”

不过，这些事薛林氏都不知道。她眼中的孙子，虽说淘气，但还是有诗书灵机的。八岁到村中的书塾里去，每日回家，都能一气背下塾师指定的大段《千字文》、《六言杂字》、《名贤集》；入了洋学堂小学，功课也是出色的。十三岁到县城中学寄宿读书，有熟人带信回来，说薛枫每次考试都在榜头列甲等。

县城麻席镇，是个有七八万人口的中型城镇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前两三年也遭了日军劫掠。大约到第四年头上，住上了草寇大王——和尚出身的——法轮的队伍。这法轮把日、蒋、共一律看待，既战又和，唯在保持他的地盘。日军看出，他毕竟不是共产党，留下他这颗钉子未必有什么大不利；共产党觉得，他又毕竟不是一心要当汉奸的人，他是不会把自己的地盘送给日本人当栈道的，也未分兵去使劲对付他。至于“国军”，于对日、对共中尚且无暇分身，也就顾不上他法轮了。法轮对日、蒋、共三方兵来兵迎，使来使迎，使麻席

镇周围的一块地面得以保持了相对“独立”。

麻席镇有个郁文中学，曾是驰名很远的一所中等学府。战乱以来，大批知识分子乃至留学生失业，忧国的奔赴了解放区，也有些虑己的便栖入了郁文中学。无形之中，也增加了郁文中学的文气，也包括崇尚外国文学之气。

薛枫就是郁文中学的学生。

对于老太太薛林氏来说，孙子平日上学，假日回家，手中常摆弄的是书本，也就放了心。

为宗嗣起见，几个月前，薛林氏为孙子完了婚，娶的是她娘家的远亲，一个诗书人家的女孩——梁淑训。

谁想，正当薛林氏幻想家族永久安宁的时候，却生出了意外——

## 二、在祖坟上

原来，薛林氏一家及其主宰的两千亩土地的继承人，已经可怕地具有败家子的迹象了！

这些迹象，也许孙媳梁淑训从拜了天地那一天起就发觉了，只是出于贤德，出于稳重而不愿说。不过在今天上午，便全露了馅。

今天，农历九月初九，虽然一般农户管不得什么重阳不重阳，但书香门第出身的薛林氏是始终遵从节节祭祖老例的。秋尽冬来，鬼要寒衣。裱糊铺几天前就把纸糊的冬衣、火盆、炉子送来，薛林氏提前捎信到县城中学，唤孙子薛枫回来，要他与媳妇一起到祖坟烧化这些纸糊的东西。小子家成了亲，就是大人，而第一次主祭就是他成为大人的重要标志。按例：晚辈做佛事、鬼事，长辈当避，所以今天是薛枫第一次以男子



汉身份携妻进行的独立活动。

早饭刚过，几辆马车已经备下。薛枫被指令脱下了学生制服，换上了黄缎马甲、乌紫长袍，头戴黑呢管缨帽盔。媳妇梁淑训穿的是绛色掩襟夹袄，藕荷色夹裤。本来祭奠之事应穿素衣素服，但薛林氏说：

“你们是热喜，又年少，正是让祖宗高兴高兴的时候，穿戴太素了反倒使祖宗不高兴，鲜火一些吧！”说着，薛林氏还让孙媳在脑后的“纂”——少妇区别于姑娘的主要标志——之上，插了一朵绒花。

小夫妻两个乘坐一辆马车，另外的几辆车上戴着纸具。车把式一晃鞭，便向村外坟冢走去，车旁走着几名男女佣人。

梁淑训始终是端坐不语的，神情冷峻。这少妇自从进入薛家，从来没有笑过。她的脸端庄、俊丽得出奇，乃至使曾经喊过“死活不要乡下丫头”的薛枫，只是在婚前偷偷去过祖母娘家那个村一次，在梁家门前转悠了好半天，又只是见梁淑训一面——看见她出门到货郎车前买鞋样儿，便动了心。拜了天地，刚入洞房，他噌的一下子扯下新娘脸上的蒙头纱，便从柜里取出几本书，迫不及待地递过去：“不骗你，这是我特意托县城书铺子唐掌柜到省城办货时捎来的，专门给你买的。往后，要是咱们俩的生活像这些书里讲的一样，那，这辈子才算没有白活！”

满脸羞红的梁淑训不敢看丈夫的脸，只是偷偷地瞟那几本书。她曾陪着哥哥念了两年家塾，又上过二年小学，认得字。丈夫一本一本摆弄着，她瞟了瞟那书名：《无头骑士》，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，《隐身人》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《小小十年》……

老实说，梁淑训脑子里的书名只限于《孟子》《告子》

0

1

3